

中原大戰瑣憶

蔡大治

戰雲密佈烽火中原

中原一詞，概指位居中央的國土，廣義解釋即是我中華泱泱大國所領有的疆域，狹義來說乃今大陸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之南部及陝西東部，河南整個省份涵蓋在內，通稱河南為中原，也稱中州河南。就地理言，以鄭州為中心，地處要衝，為南北縱走的平漢鐵路和東西橫貫的隴海鐵路兩大交通動脈的交會點之所在，西達洛陽過潼關而抵西安，東經開封至徐州與津浦鐵路接軌，北上平津，南下武漢三鎮（武昌、漢口、漢陽）。昔漢光武定都洛陽，唐朝亦名洛陽為東京，乃古往今來用兵必爭之地，語云「中原逐鹿，究死誰手」，歷代征戰擄伐，得之足成天下之業，失之則難苟全偏安之局。換用現代軍語，便是「作戰的心臟地帶」。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國民革命軍北伐奏捷，全國甫告統一，詎知民國十九年山西的閻錫山及西北的馮玉祥部，擁兵自重，各據一方，對國民政府陽奉陰違，居心叵測。加以汪精衛、李宗仁等人領袖慾和英雄主義的作祟，在湘粵各省與閻

馮遙相呼應，伺機蠢動。不久，閻馮野心畢露，馮軍為先驅，閻軍殿後，稱兵遼亂，大局逆轉，岌岌可危，國民政府被迫應戰，點燃了中原戰火。及今思之，感觸良多。蓋此一會戰斷喪國脈，關係國家元氣，實深且鉅，否則社會和諧安定，國家大力建設，即可遏阻紅禍的隱患於未然，生靈亦免遭兵燹塗炭之殃，國家呈現新貌，歷史當可改寫。然而就事論事，中原之役其能扭轉大局，堪與革命初期的惠州戰役及北伐期中的汀泗橋與龍潭各戰，相提並論。

按閻錫山、馮玉祥兩人於中原戰敗後，輸誠歸順，均曾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位高祿厚。昔者閻在太原採閉關主義，視山西省為俎上肉，人稱之為晉王，爾後悉改初衷，效忠中央。委員長蔣公能容人亦能用人，行憲後，閻曾任國防部長暨行政院長，以至總統府資政，職位崇高，且隨政府播遷來台，年登耄耋，榮飾善終。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戰亂期間，太原陷落，五百壯士不屈殉難，皆係閻之舊部，諺曰「太原五百完人」，在台立祠崇祀，碧血丹心，昭垂汗青，亦為閻錫山平添身後無上哀榮與幽光。

至言馮玉祥其人，高挑個子，外貌粗獷，素以西北首領自居，馭下以愚弄高壓手段，所屬嫡系幹部，不遭謾罵凌辱，便無出頭之日。馮故裝儉樸，有兩事為證，一為在南京開會，不坐轎車，獨自乘一卡車到場；二為冬天外御粗布灰棉襖，其實內襯狐裘，比別人穿得更暖，所費更多，弄虛作假，所謂「王莽謙恭下士時」，自欺欺人，是一種障眼法。還有一段笑話，在抗戰時，日機濫肆轟炸，馮對部下說：「你們不要怕，看頭上的飛鳥比飛機還多，那一隻飛鳥拉屎會掉在你們頭上。」眾兵聽聞，也覺得有道理。實則鳥不生病，不會在空中拉屎的，可是他練兵帶兵，強詞奪理，自圓其說，就有這一套工夫。抗戰勝利後，桀敖不馴，劣根性復萌，投靠中共，終成了中央的「拒絕往來戶」。自作孽不可活，慘死於赴俄的遠洋船中，惡有惡報，自食其果，且按下不表。

溯自民國十八年夏，中原會戰醞釀期間，筆者初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門，請纓從戎，先分發總預備隊陳調元部，駐紮濟南總督府舊址，倉卒成軍，訓練不足，有如裝置無線電收音機收聽

中央電台廣播，敬唱國歌，與總理紀念週儀式的安排，均一手承辦。翌年討逆軍部署已定，改派工作，隨陸軍第六師（先是方策任師長，後由趙觀濤繼任，參謀長宋澄，兩旅長為邢震南和樊崧甫，師政治部主任為蔣堅忍將軍，現任榮總），由南京沿長江西上，抵達安慶，於收繳鮑剛部械彈後，乘輪到達漢口，轉搭平漢鐵路火車開抵花園。沿途行軍經安陸、隨縣、棗陽（盛產棗子，製成蜜棗聞名）而抵襄樊（襄陽與樊城相對，中隔漢水），與第十一師（師長陳誠）及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併肩作戰，深壕高壘，構築防禦工事，雙方相持，僅有零星戰鬥。是時平漢鐵路兩側地區為主戰場，襄樊一帶則屬左側翼，形成「西線無戰事」的寧靜狀態。

南軍北上雪地行軍

自秋徂冬，第六師奉令後調，轉移兵力，循平漢鐵路越大別山，進出武勝關，集結信陽，駐防數月。時值隆冬，大雪紛飛，為歷年所未有，乘平漢鐵路敵車北開，上無遮蓋，下是鐵板，狂風怒號，嚴寒砭骨，車抵確山，係靠車站之一縣份，「確山原非山」，和江蘇無錫縣的「錫山本無錫」無獨有偶。這時，一則有了敵情顧慮，火車不能前駛，二則鐵路因受大雪覆蓋，不見兩軌，儼若披上白色面紗，形成平直而廣闊的康莊大道，師已進入接敵運動，捨車徒步，沿着鐵軌日行六七十華里。冰天雪地，南方部隊戰士難以適應，足凍發腫，磨破腳趾，無法納履，甚多繃以布條，似跛子走路，顛躓難行。大隊人馬為

使敵人不發覺，施行偽裝，就把灰色棉軍衣褲反穿，軍帽反戴，白襪裏朝外，與體體的白雪渾然一色，如塞外羊羣，結隊而行，也好像穿着縞衣素服，執紼送殯的行列，內心不無沉重的感受。

由於鐵路路基較自然地為高，在不得已狀況下實施側敵運動，偶爾發現敵情，則選取鐵路反方向敵方之一側的低窪地區，掩蔽前進。每當我軍通過鐵路橋樑涵洞時，敵便對準洞口射擊，先頭部隊曾有多人中彈喪身。我前面是一位班長，不幸亦被擊中，血流如注，轟然仆地，呻吟哀號，終至無法救治。緊跟在後的我，只有一步之差，有驚無險，命不該絕，未遭死神光臨。

那時作戰，尚無空中支援實施先期威力轟炸。一般來說，與敵接觸時，係砲聲、步槍聲和機槍聲的三部曲。先是砲聲「隆隆」，而後步槍子彈聲「咻咻」嘹空而過，戰鬥逼近時，則聞機槍「格格」作響，和子彈「撲撲」入土聲。那就近在身邊，際此千鈞一髮，生死關頭，身不由己，要靠個人運氣和子彈有沒眼睛。

越五晝夜的接敵運動，數度遭遇敵軍，發生鏖戰，雙方互有傷亡，我軍節節進攻，長驅直入，當面之敵，且戰且退。我方為免遭暗算，誤入袋形陣地，由確山經駐馬店遂平，進抵西平後，沿漯河鄆城東西之線佈防。敵我均擁有重兵，嚴陣以待，「山雨欲來風滿樓」，戰雲密布，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由運動戰轉為據守陣地對峙作戰時，敵方行動隱約可見。敵以窩窩頭（粗黑饅頭）假充手榴

彈投向我方，我軍便象徵性的拋投白饅頭，還以顏色，你來我往，相互捉弄。繼而敵方投擲手榴彈（實彈）挑畔，我軍使用機槍還擊示威。我機槍威力則遠勝於敵軍的手榴彈，小型（口徑六〇米厘）迫砲彈與大刀隊，張脈俱興，逞強鬥勇，步步驚魂，殺氣騰騰，實非一語可盡。

綺年玉女溷跡軍中

在此插述一段故事，當軍隊由信陽開拔，一批綺年玉貌的少女，薄施脂粉，一襲深藍色緊身旗袍，長僅及膝，為當時流行的服式，體態輕盈，楚楚可人，擁至車站送行，人皆投以驚異眼光。迨部隊抵達確山後，軍事稍趨穩定之際，羣雌粥粥，又見她們的情影芳踪，據聞與某些官員打得火熱，情意纏綿，不忍分離。彼等惜玉憐香，究係情感結合，相許終身的「壓寨夫人」，或係露水鴛鴦以操神女生涯為業，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局外人無從知其底蘊。倘若敵軍利用女色為奸細，刺探軍情，無異引狼入室，自掘墳墓。曾有一軍士係服雜勤，眉目清秀，年僅十八，係當地人，時常為其主管接送青樓女子，穿針引線，往來日久，巫山雲雨，墮落花叢，致罹無可告人之病，一命歸陰。此一年輕小夥係部隊長於駐軍時，受其父母之託，隨軍工作，望子成龍，當兵吃苦，冀有出息，不意年少無知，如此下場，洵是人間悲劇。而受託之人自身不正，焉能正人，試問天良何在？某些行伍出身的軍官，觀念偏差，認為當兵人今天不知明天事，打仗要拚命，不打仗吃喝玩樂來個痛快，須知「玩火豈無焚身日

，斷頭却因荒淫時」，不自愛惜羽毛，良深歎息。

作戰輜重缺乏，而無今日所稱後勤支援體系建立之可言，在移防行軍中，炊事兵（慣稱伙夫）肩挑行軍鍋灶，就地架設煮飯。挑担的步伐快速，中途還須多次休息，在行軍縱隊中，忽然在前，忽然在後，往來穿梭，所看見的伙食担子，似乎特別的多。阿兵哥們所厭惡的是污黑的行軍鍋灶擦身而過，並且橫衝直撞的在搶着路走，伙夫在軍中階級固低（二等兵、一等兵和上等兵），但「以食爲天」，「人是鐵，飯是鋼」，操有控制肚皮的大權，誰敢惹是非，啞口無言，不說也罷。

天寒地凍，在死沈沈、白茫茫的一片雪地裏，無處可覓水源，難以爲炊。伙夫捧着一堆堆的雪，大家也齊來動手，一籬筐又一籬筐的提着，堆放鍋內，高達數尺，經溶化後，只見鍋底一丁點兒的水，生米煮成熟飯，真是煞費腦筋。炊爨時取用當地乾柴，燒得滿屋烟霧薰人，眼淚盈眶，不能睜視。一大夥人正在圍繞灶邊烤火取暖，突聞劈拍聲起，子彈橫飛，疑爲敵兵奇襲，一時驚慌，有的額上流血，有的手脚破皮。稍後方知柴堆裏遺有彈藥，遇火爆炸，子彈未經來復線發射，穿透力不大，僅受皮肉之痛，幸未釀成致命傷，可是增加了一陣意外的動亂和騷擾。

凍僵遺屍狀似羅漢

五寒之季，幕天席地，野外露宿，既不可能，進住民房又無容身之地，正在猶豫間，阿兵哥

瞥見屋角裏置有數具老年人用的壽枋，厚積灰塵，不問青紅皂白，搶着睡壽枋裏面，並移開壽枋蓋，把蓋子作爲睡床。他們還自爲得意，插科打諢地說「過了一天又一天，處處無家處處家」，甜甜蜜蜜地入睡。一瞌眼就到天亮，消除了昨天極度的疲勞，打起精神，迎接今天更艱巨的任務。所以說苦樂沒有一定標準，隨遇而安，知足常樂，戎馬生活，日唯求飽，夜唯求宿，不知衛生保健爲何事，更不知何者爲禁忌。視彼千金之子，嬌生慣養，不坐垂堂，人在福中不知福，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

軍隊過境，壯男怕拉夫，少女怕色狼，相驚伯有，逃避一空，僅有老弱者看家。有一天阿兵哥夜宿民房，覺得床下似有物蠕動，並聞小解和瓦罐移動聲，屏息以聽，又無動靜，忽然置之。少頃總覺有異，以手電筒探視，發現一女郎藏身床下，屢呼始出，面貌清秀，一副鄉下姑娘的模樣，據說爲照顧她的老爹，晝出夜伏，不肯遠離，孰料個中祕密，竟被揭穿。彼少女急呼「老總」（當地對當兵人的尊稱），神情驚悸，乞憐討饒，經予寬慰，於心稍釋。芸芸衆生對戰爭所感受的畏懼，如驚弓之鳥，見繩疑蛇，在心目中蒙上難以抹去的陰影。

戰爭未因嚴冬而中止，於西平以北地區作戰，我部隊猛勇追擊，敵軍敗退。當我部隊佔領敵軍陣地後，見五步一哨，十步一崗，遺屍枕藉，皆饑寒交迫僵凍致死，並未腐爛發臭。我軍清掃戰場，屍屍移放於祠堂內，或站立，或蹲坐，或仆伏，或仰臥，狀若靈隱寺內的五百羅漢，百態

俱陳，令人毛骨悚然。話說：「血跡斑斑」，未見事實，然而「遺屍累累」，乃真情實事，慘不忍睹。誰無父母，倚門倚閭，望子歸來；誰無妻子，多少深閨春夢爲之破碎，生離死別，飲恨含悲，黃泉有知，焉堪瞑目。

捕捉一批俘虜，垢面鵝衣，已數日未得食，狀極狼狽。我們同棚的弟兄，有的說他們是探子，該殺；有的爲其緩頰，說是被迫參軍的無辜者，衆說紛紛，無法定論。詢問口供，支吾其詞，仍然速解後方處理。敗陣之兵，愁眉苦臉，如喪家之犬，真是一副可憐相。

那時候，中央軍已有幾架輕型飛機，盤旋敵軍後方上空，施行偵察，發現敵兵面部塗黑，身插樹枝，以爲偽裝，一聞空襲，如無頭蒼蠅，到處亂竄。飛機炸擊以敵的密集部隊爲目標，當時駐在許昌、鄭州一帶的吉鴻昌及樊鍾秀部，受創甚重，而被敵留置的老百姓，躲避不及，在潛意識中，頭頂面盆，或撐開傘子，用以抵擋，倉皇失措，不堪言狀。空中威力足以癱瘓敵軍後方，瓦解敵人鬥志，深具殺傷力和震撼的作用。

將計就計設陷誘敵

每師在編制上，上級僅撥配一個無線電台，爲師對上級及師與師間，構成通信連絡，乃作戰的神經中樞。係用汽油機發電，靜悄悄的夜裏，機聲運轉，遠處可聞，雙桿天線高架，亦易爲敵偵知爲他師部所在，時有敵兵摸黑偷營，施行破壞。讓我記憶深刻的一次，是深夜正在值勤時，見一彪形大漢，手持大刀，蹣跚前來，正欲舉刀

砍殺，卒被我方哨兵合力圍捕，予以制伏。此後遂將油機放置遠處，或白天充電，備為夜間使用。天線則加偽裝隱匿，或設假天線，故佈疑陣，旁置伏兵，將計就計，設陷誘敵，被我斬獲者不少。

時屆盛夏，戰爭重點已轉移於隴海鐵路商邱野鷄崗蘭封一帶，委員長蔣公親蒞蘭封車站坐鎮督戰。第六師遂由鄆城經太原，星夜兼程，進出杞縣黃窪集之線，敵軍負隅頑抗，作殊死戰，雙方傷亡慘重。入夜仰視穹蒼，月色黯淡，星光稀微，敵砲密集發射，砲彈如團圓火球似的，自上空迎面而來，霎那間，落入我軍陣地後方與邊緣，轟轟巨響，砂石沖天，因敵砲射擊偏差，與我方掩蔽得宜，損失輕微，亦由於敵砲放射，暴露其砲兵陣地放列，我軍立即實施反砲戰，予以制壓，致而被我軍摧毀，砲戰乃趨沉寂。

中原地區屬大陸性氣候，時屆夏季，白天酷熱，夜晚轉涼，戰地露宿，蟲咬蚊叮，遍體紅斑。而夜涼露重，渾身似冒冷汗，日復一日，並不在意，但無疾病。蓋因精神力的集中與心理上的關係，足以克服病魔的侵襲，具有人體發自本能的抗力與自療法之所致。

血的教訓作戰經驗

尤有所感者，有道是「人生自古誰無死」，乃生理不移的常則，「生也何懼，死也何懼」亦是一句口頭禪，不過人的本性還是貪生怕死，沙場征戰其所以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此乃戰場羣衆心理與義憤的激發，為其主因。申而言之，人

們面對羣衆，不甘示弱，都具有好勝心和正義感，當敵我交綏，打得個個頭頂冒烟，眼裏冒火，熱血奔騰，殺得難分難解，人人奮勇上陣，有誰豈獨畏縮不前。且見親密戰友前仆後繼，同仇敵愾，更要勇往直前，拚命衝殺，萬死不辭，置身於度外，用報一箭之仇於陣前。

如上所述，證之於今，戰爭的演變，已由局部性的傳統戰，進而為尖端科技的核子戰，其破壞性與殺傷力，幾可毀滅人類。就超級強國尖銳對立而言，懷於核子戰的恐怖，任何一方都不敢

輕舉妄動，首開戰端。但以數年前美國突擊古巴，及今中東危機潛伏，動亂未已為例，事實證明，傳統戰爭持續進行，仍不可避免。至戰力的發揮，以民心士氣與國際精神為決勝的首要因素，了無疑義。

戰地瑣憶，重話舊事，依稀憶當年，人去杳無踪，引起內心無限的感喟，雖屬一鱗半爪，本不足道，然而作戰的經驗，乃由點點滴滴血的教訓而累積的，溯往如今，可以為鏡，不避纖屑，故予記之耳。

初版

新書

滄桑集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劉昌博教授新出版之精心傑作，內容包羅萬象，百彩紛陳，文筆優美流暢，雋永諧趣；尤以「外交逸話」、「神出鬼沒」、「凱歌流亡」、「雜感雜記」及「短篇小說」等篇，讀來有如沐春風，如飲醇醪之感。全書三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台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的種類、結構、術語。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應用文範例。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